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八 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謄録監生臣東炳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八

明 何良俊 撰

品藻第十

昔子貢方人夫子曰我則不暇葢少之也及觀夫子之論管仲晏子銅鞮伯華程本子蘧伯玉子産孟公綽甯武子諸人其差次品列不遺毫髮此所謂方人者非耶而何獨少子貢也葢夫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則夫子何嘗不貴知人哉然所貴知人者爲其

能自考也不然知之雖明奚益哉漢晉以來喜人倫其品目率一二語皆微中足以槩人終身此其人豈必盡能自考有所益然足使後之欲論其世者宛然若親見其人則斯語又烏可少哉

肅宗雅好崔駰文章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父毅並有文章駰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嘗語竇憲曰卿知崔駰否憲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帝曰卿好班固而忽崔駰此何異葉公之好龍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漢桓帝嘗問陳仲舉陳蕃已見徐穉已見袁閎已見謝承後漢書曰閎少脩志節矯俗高厲韋著范曄後漢書曰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六世祖賢漢丞相父豹廣都長著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　謝承後漢書曰著三輔冠族少脩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藝術三人孰爲先後仲舉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

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稱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皇甫謐高士傳曰荀靖字叔慈穎川穎陰人父淑朗陵侯相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及卒學士製誄者二十六人穎陰令丘正追謚曰玄行先生　慈明張璠漢紀曰荀爽字慈明荀靖之弟幼好學十三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橋玄稱其可為人師長遂躭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遂成大儒　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陳太丘范曄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除太丘長少著清德連辭徵命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卒于家　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葬者三萬人制衰麻者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遣官屬弔祠

追謚文範先生子紀范曄後漢書曰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邕和弟諶字季方　海內先賢行狀曰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至羔鴈成群紀子群范曄後漢書曰群字長文為兒時祖父寔奇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仕魏官至侍中　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群紀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並有高名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

郭林宗目汝南謝子微謝甄已見陳留邊文禮典畧曰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少博辯能屬文何進欲辟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時賓客滿座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修刺候馬二子英才有餘並不入道後甄以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

以輕侮曹操爲鄉人所搆操告郡就殺之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平原陶卬洪陳留邉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葢孔持論經理不如洪讓逸才宏博過之

邉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曹操已見曰邉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范曄後漢書曰蔡中郎深重讓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邉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

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悄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華子魚華歆已見與北海邴根矩邴原已見管幼安管寧已見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華為龍頭邴為龍腹管為龍尾裴松之云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優劣也

何良俊曰華子魚輸心異代大肆戈鋋邴根矩避難殊方自露環顇較之幼安韜精戢羽終始令德者豈可同年而校其優劣哉篤而論之當以管爲龍頭邴爲龍腹華爲龍尾

王景興在會稽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以通經拜郎中師太尉楊賜賜亡棄官行服陶謙察朗茂才為謙治中後謙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俱拜官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舉兵迎策連戰敗績朗詣策曹公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思賢嘉善樂採賢俊問功曹

虞仲翔虞翻已見曰聞王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

珍寶且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虞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山有金玉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景興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仲翔曰不敢及遠請略舉其近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

白日報讐海内聞名昭然先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故取養有君子之謩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宫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奥

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
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
宏功曹史餘姚駟勲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
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賀𩙶候主簿任光章安
小吏黄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
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逃塞忘
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
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資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誤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景興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仲翔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薫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

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氣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景興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陳元龍（陳登已見）使功曹陳季弼詰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為陳登功曹太祖辟為司空掾歷官侍中司徒

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朝罷司馬景王私問鍾會曰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果如卿言社稷之福

張惠恕少脩節操容貌奇偉吴志曰張温字惠恕吴郡吴人父允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温少知名孫權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

吴主聞之後以問群臣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吴志曰劉基字敬輿劉繇子美姿容孫權甚敬嘗宴於船中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吴書曰基遭多難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群弟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可與全琮爲輩吴志曰全琮字子璜吴郡錢塘人江表傳曰琮治富春經過錢塘修祭墳墓請會平生知舊宗族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 吳志曰温以輔義中郎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太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惟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成王以幼冲隆周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權既銜温稱美蜀政又兼其聲名太盛衆庶眩惑因暨豔事廢温

及

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會稽典録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

有人言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揚曰劉曄已見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茍競子將之拔夫亦宜爾蔣子通曰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幾論　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

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上共論足下至於通夜不寐饑渴無已

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張輔吳張昭已見官輔吳將軍　在孫權坐嘗論劉子初褊阨不當非張飛太甚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

語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

荀奉倩謂其父文若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從凡公達不治外形而慎密自居以公達爲優 晉陽秋曰諸凡大怒之而不能廻也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爲多士 吳志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黃初二年立爲太子好賢下士接待寮屬畧用布衣之禮 使侍中胡綜 吳志曰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

人有文才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已見精

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已見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

景吴歴曰謝景字叔發南陽宛人為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究學

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已見 吴録曰慎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南陽羊道

私駮綜曰羊道已見 吴書曰羊道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

等皆傾心敬待惟道及豫章楊廸拒絶不與通人咸怪之蕃後叛逆衆乃服之元遜才而疎子

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

道竟以此言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以道為知

言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洛見張茂先張言次問孔明言教何碎令伯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張公大善令伯對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胡質已見）清德遂問威曰卿自謂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何爲勝耶威荅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

王武子甚重荀松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凡輩人也

王太尉（王衍已見）甚重其弟平子（王澄已見）與處仲（王敦別見）庾子嵩（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豫州長史）嘗謂天下士人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

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蔡克江統已見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時人目王汝南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冲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王聞之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山濤魏舒並已見

衛洗馬衛玠韻識通達天韻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王澄王濟已見　晉諸公贊曰王元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除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州里目陳留阮放爲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與族弟孚並知名中興時爲太子舍人雖戎車屢駕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清約不營産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供給衣食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

上五人已見高平劉綏爲委伯晉諸公贊曰劉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泰山羊曼爲黯伯羊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任俠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凡八人號兗州八伯以擬八儁

解叔連在豫州晉書曰解結字叔連濟南著人與兄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豫州刺史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嘗問從事陳頵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晉書曰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少好學有文義陳曰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地平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

成林故也叔連曰張彥眞張升已見以爲汝頴巧辯不及青徐儒雅陳曰張彥眞與元禮李膺已見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與爲比叔連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

裴景思是裴叔則子晉書曰裴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謝幼輿庾子躬名士傳曰子躬名琮子嵩兄也甚知之嘗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宏

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諸葛恢蔡謨二人並已見與荀闓晉書曰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俱字道明並有名江左號爲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荀道元荀邃已見道明兄弟俱有名明帝嘗從容問王世將王廙已見曰二荀兄弟孰賢世將荅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太尉太尉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

庾赤玉赤玉庾統小字　晉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曾問殷洪喬殷羨已見王丞相治何似詎是所長殷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顏含已見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莫能屈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於顏光祿顏曰周伯仁周顗已見之正

鄧伯道之清晉陽秋曰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

卞望之卞壼已見之節餘則吾不知

支道林目會稽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續晉陽秋曰簡文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初封會稽王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桓茂倫性通朗有人倫鑒識時人方之許郭雅爲周侯所重周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是可笑人

劉尹謝鎮西共論中朝士人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中間可容數人

顧長康在桓公大司馬府桓公曰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丘淵之文章録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恱尚書左丞愷之義熈初為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　宋明帝文章志曰世云愷之有三絶畫絶文絶癡絶

王季琰王珉别傳曰珉字季琰瑯琊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有雋才與兄元琳王珣已見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王珣小字僧彌難為兄僧彌王珉小字

羊玄保爲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祖指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至散騎常侍府公王弘甚知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南史曰庾登之字元龍悦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王淮之已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有蔡湛之者甚重謝弘微湛之猶及見謝安兄弟嘗語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謝萬性似文靖謝安謝尚書謝混已見嘗云阿遠剛躁負氣謝瞻小字已見阿客博而無

檢靈運小字阿多恃才而持操不篤謝曜已見宣明自知而納善不周謝晦已見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謝密已見

謝叔源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奬訓靈運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乃沉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允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

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
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皆有誠厲之
言惟弘微獨盡褒美
世目謝宣明涉獵文義朗贍多通以方楊德祖微將不
及宣明聞猶以爲恨
或人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問王球何如
曰蒨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王脩王王球居身簡貴不雜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從兄曇首常語云脩王亦是王㡉但無當耳

齊太祖素竒愛張思光爲太尉時與思光欵接見思光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僕射王儉已見語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中可求之耳不知黃叔度陳仲弓能過之不

到長史在天監中甚見知賞梁書曰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少清警有才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

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除晉安國常侍後爲雲麾長史

時二兄沼溉與從弟沆一時俱有美名 南史曰到溉字茂灌兄弟俱知名起家王國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廣爲聲價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三人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 梁書曰到沆字茂瀣父撝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善屬文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官北中郎諮議參軍

高祖嘗問丘待詔 丘遲 到洽何如沆溉丘對曰清正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梁元帝嘗自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元文若少有文學時譽甚美魏書曰元彧字文若大武皇帝之孫臨淮王譚之子也與從兄安豐延明中山熙並是宗室以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高下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太多皁白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貟方

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梁使至北與館伴李緯語次因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絶矣崔暹聞之而怒後緯詣門謝暹暹不顧而出

崔㥄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

房玄齡在隋嘗校讐秘書省時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其不見聳壑昂霄耳

太宗嘗因羣臣侍宴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以下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劉昫唐書曰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祖僧辯梁太尉珪恬淡少欲志量沉深叔頻當世通儒有人倫之鑒謂所親曰門户所寄惟在此兒貞觀中與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知國政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劉昫唐書曰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　王通中說曰靖也惠而斷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温彦博劉昫唐書曰温大雅弟名彦博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父友薛道衡李綱見彦

博兄弟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劉昫唐書曰戴冑字玄胄相州安陽人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晓文簿貞觀中官尚書僕射房玄齡魏徵美冑才用俱與親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房玄齡魏徵並已見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諸人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温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宫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將與愍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世以爲小時學業顔氏爲優後

來官位温氏爲感

太宗甞語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褚河南褚遂良已見一日問虞秘監虞世南已見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李綱已見爲詹事隱太子甞至温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

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李檢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資曠邁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咎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之後爲中書令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鍾賈正應

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無何而卒如文本言唐詩紀事曰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譴罷太宗曰朕自舉一人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來恒與其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匠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唐詩紀事曰來濟揚州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將軍濟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正

觀中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為之永徽中為相

崔融李嶠張説俱重四傑之文崔嘗曰王勃文章宏放奔逸有絶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唯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説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世稱王楊盧駱謂之四傑炯聞之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世言楊盈川之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數對號算博士

蘇味道高爽唐詩紀事曰味道趙州人與里人李嶠同掌綸誥稱蘇李武后時為相世號模稜手王方慶別見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元一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伏其能體物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昭容評曰

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不敢復爭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之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童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蘇廷碩蘇頲已見與宋廣平同在政府廣平剛正多所裁斷蘇皆順從其美廣平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然獻可替否罄盡臣節則頲實過之

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爲其師立碑謂蘇昌容曰成某志者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頲六郎書詵善八分書七郎

致石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當

張燕公徐元固張說徐堅並已見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同觀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李嶠崔融宋之問並已見劉眴唐書曰薛稷中書令元超之從子與從兄曜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為時所稱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唐詩紀事曰富

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為晉陽尉吳少微者亦尉晉陽有魏倚谷者為太原主簿稱北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情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景龍時為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别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引為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當時之望許景先已見之文如豐肌膩理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已見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

用而窘於邉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正張說為并州長史厚禮之為駕部郎坐事貶道州司馬若能成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叡雍州萬年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頲每詢訪故事焉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

令事問崔琳

姚梁公與崔監同在中書梁公在假旬日政事委積崔處置皆不得自言於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梁公出頃刻閒決遣盡畢時齊平陽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因問平陽曰余之爲相可是誰比平陽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作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何如曰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平陽即齊澣

張說爲左丞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說時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叅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人服其公劉昫唐書曰張均丞相說之子能文章自以才名為李林甫所抑意常鬱鬱禄山陷京師授偽中書令後免死流合浦

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唐詩紀事曰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官至黃門侍郎

裴子餘補鄠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陳荅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大唐傳載曰二子卒子餘謚孝行諶謚正張說歎曰二謚可無愧矣

魚朝恩判國學日會釋菜執易升座百官在列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臣劉昫唐書曰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省性黠惠善宣荅通書計至德中為觀軍容使恃勳自伐乃引輕薄文士講授經籍自謂有文武才幹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

時王縉大怒唐詩紀事曰王縉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相肅宗

元載已見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

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

中子爲六籍奴婢宋祁唐書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朝舉直言極諫對策切直第

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之嗟服以爲過古晁董畏中官睚眦皆不敢取

張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

靖皆在中書時號三相張氏

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説門戸唐詩紀事曰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旦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揺人言吟詩所致

穆秘監劉昫唐書曰穆寧河内人清慎剛正重交游以氣節自任官至秘書監

四子贊質員賞皆有令譽性又和粹世以滋味目之劉昫唐書曰穆贊字相明官至御史中丞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凡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質強直應策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員工文辭尚節義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首

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言

粹而少用賞爲乳膺言最凡固

貞元中楊氏劉昫唐書曰楊虞卿與弟漢公從兄汝士魯士並歷清貴蔚爲昌族所居靖恭里人稱靖恭楊家穆氏兄弟皆有美名人物氣韻略相似人不能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容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爲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

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貿李觀

韓愈已見　唐詩紀事曰陸希聲博學善屬文相昭宗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太師罷李茂貞犯京師輿疾避難卒

在選諸人擬以李珏爲殿中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耶除禮部員外郎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逼請所試觀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摭言曰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形不稱

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首凝賦成尤得意時温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後唐命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於懦兵之中萋非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柳開（已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

以此駁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張尚書（張詠）嘗曰吾榜中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李沆）深沉有德素鎮服天下無如王子明（王旦）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萊公（寇準四人並已見）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涑水記聞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所稱

世言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錄囚公曰汝與其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囚始能荅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

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俗眞神仙中人也　宋郊宋祁

已見　宋史曰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頴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楊億稱其文曰沉壯淳麗吾不及也累官叅知政事卒謚宣憲

世言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棊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絶大抵不足則誇也

司馬温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

其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此知其不屈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嘗評唐人之詩言李長吉才力奔

放不驚衆絶俗不肯下筆因舉其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介甫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平甫[已見]閱韓退之送石洪温造二處士詩序言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

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唯此可用爲比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賛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蘇子由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如歐陽永叔張

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都事畧曰蘇頌字子容紳之子舉進士為南京留守推官杜衍居睢陽一見深器之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居必正冠危坐平生嗜學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官右僕射中書侍郎晁秘監晁美叔已見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

廚而器皿肴藪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五朝名臣言行録曰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宣和中監察御史以論蔡京得罪卒謚忠肅

徐師川曰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爲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召爲諫議大夫東坡山谷瑩中三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

議論諫諍眞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旦夜爾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明豈可以舟吏爲累瑩中大節昭著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爵禄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説命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宋史曰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為文精密通於世務張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湯伯紀以陶淵明述酒篇爲零陵哀詩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齊東野語云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

趙和仲嘗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舉嘉禾之廣陳善筆札工詩文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元仁宗極重趙孟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

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

語林卷十八

語林卷十九

明 何良俊 撰

箴規第十一

臧孫有言曰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嗚呼自古天子有四海諸侯饗國卿大夫持禄守官士庶人保其家何可一日不聞讜言乎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

侯司徒書曰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内密人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光武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悉收録條奏帝施用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腴順旨腰領絶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髙義方甞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剌為書曰伏

閒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吴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范孟博范滂已見遷光禄勲主事時陳仲舉陳蕃已見為光禄勲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懐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有道郭泰已見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

禰正平禰衡已見忤曹公責為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怍

孔北海孔融已見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屏人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不即對耳公問何思荅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太子遂定魏畧曰文帝嘗使人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蜀先主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樊建入晉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孔明之治蜀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

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晋百官表曰樊建字長元蜀志曰建延熙中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疏内外耳公宜稍詳之

太尉初意頗釋

祖士言深好奕棊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事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避地江南温嶠薦為光禄大夫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

将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云聊用忘憂耳虞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恱子之道力不足也遂發書薦處叔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鍾雅別傳曰雅字彦胄頴川長杜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曽孫也少有才志累遷侍中

謝太傅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濵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伎樂王坦之因苦諫焉王文度苦相規切王坦之已見謝貽文度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

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儷得鄙趣者猶未得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文度答言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

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反覆數四謝竟不從

謝萬為豫州都督王右軍貽書戒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不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荅曰君妄語正欲以

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賸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車武子為侍中日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武子請急
出過詣王子敬子敬時住在建陽門内道北武子求去子
敬問卿何以忽忽武子答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子敬
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武子不敢去晝急還臺
王國寶是謝太傅壻專利無檢行太傅每抑制之後國
寶為孝武帝親暱遂危搆太傅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
傅亦在坐子野桓伊小字　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標

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謝奕在豫州亡後晉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累遷豫州刺史簡文使王彪之舉可代者王氏譜曰彪之字叔虎祖正尚書父彬衛將軍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左光禄大夫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晉書曰桓雲字雲子桓彝第二子大司馬温之弟初為何充驃騎參軍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深納其言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秉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羡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来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奐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尚書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

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世祖登祚以顔延之為光禄大夫時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便頽然自得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孔覬已見）二弟在官（孔徽孔道存道存官至南海太守）頗營賊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見之偽喜曰我比困之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䉶帝笑曰汙貂武陵荅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武陵王曄已見）

丘靈鞠嘗詣褚彦回彦回不時起語靈鞠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言脚疾亦是大事卿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王仲寶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恱竟不入户仲寶即日毁之

王仲寶王儉已見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彦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帝所

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解釋慧皎高僧傳曰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為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擅越懷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帝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

徐孝嗣已見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故應有邁靈丘靈丘玄武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

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

陛下少更留神

王長史王濛已見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户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麤猛

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王思遠已見南史曰思遠立身簡潔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歛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甚銜之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

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湘東王法曹參軍

陳寶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寶應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説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爲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

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

北齊孝昭樂善聞過後代罕及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裴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

唐太宗幸九成宮駕還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承靖王珪二人並已見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太宗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屬官魏徵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陛下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

同又靖等出見官吏訪問朝廷法式民間疾苦自應與官吏相見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永興虞世已見賡和虞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因命罷獵劉昫唐書曰唐儉字茂約晉陽人北齊尚書邕之孫父鑒與高祖有舊高祖在太原儉説太宗以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召入密訪時事授記室參軍貞觀中天策府長史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欲

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懐恵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熟倉廪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常患瘵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

人烟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蠻夷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實輿人之議太宗乃罷封禪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裴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

示僕射𧂐良嗣已見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後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玄宗登封泰山張燕公多引兩省生徒及所親知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時張九齡當草詔謂燕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絶典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燕公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融所劾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為廻波詞衆皆為佞悅之

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
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
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於死中帝指示張
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
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
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

挺之惡誠奸佞勸九齡絶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因呼小友

玄宗嘗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復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 職官分紀曰杜暹開元十四年

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賜宅一區

肅宗爲太子時明皇使割羊臑肅宗以餅拭刀條噉之明皇喜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既遷上皇於西内嘗端午日山人李唐入見上抱幼女語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泫然泣下

李皐爲山南節度鎮襄陽劉昫唐書曰李皐字子蘭曹王明之玄孫天寶中嗣封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官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有張柬之林

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嘗欲買之馬燧歛袵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柰何令其子孫自鬻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劉昫唐書

曰馬燧扶風人初未知名李皐始辟之後以正直稱

裴諝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歲出内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

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即對帝曰

微公言朕不聞此劉昫唐書曰裴諝字士明洛陽人父寬有重名諝通達簡率不好苛細史思明冠東都陷賊中乃陰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僅而免死賊平累官兵部侍郎

陸敬輿陸贄已見嘗語德宗曰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懐

陸相贄知舉放崔羣已見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

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為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泂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柳渾為相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每奏事語至日午他相充位而已滉於省中榜吏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正色曰先公猶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復榜吏於省中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復蹈前非況在朝

而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況憮然愧悔為之霽威

鄭絪為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昫唐書曰鄭絪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絪以文

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躭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憲宗初徴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言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周墀節度鄭滑劉昫唐書曰周墀字德升汝南人能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出為

鄭滑節度使入朝遷刑部侍郎以本官平章事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相私語

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欽袛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唐詩紀事曰韋澳字子斐官至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曰莫將韋監同殷監錯認容身是保身此語聞於京師權倖甚怒之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

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汝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語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多建人郡極不惡卿若廉潔奉公綏緝凋瘵無異長在我前或撓枉法度遠人亡聊即三尺指前便是萬里延陵悸慴上撫而遣之

崔彥昭與王凝為外昆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彥昭嘗

倨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後彥昭入相凝爲兵部侍郎彥昭母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王凝已見

劉昫唐書曰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五代史記

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爲博野卒戍鳳翔光啓中以功自扈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江南李景於宮中起樓甚高衆皆歎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姦贓下獄太宗怒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特俾於郊赦不宥明日宰

相趙普已見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王魏公旦王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

蕪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官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崔公孺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涑水記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連庶為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甓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

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王得臣塵史曰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謚恭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東軒筆録曰張堯佐以進士擢第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遂驟遷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麄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唐介已見作御史裏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麄官上竦然而罷東都事畧曰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校書郎徙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改侍御史知雜為人深沉多數善傅會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

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故先安石拜相封秀國公謚成肅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恠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

是彦國曰弼亦不曽思量至此

邵康節與富鄭公在洛每晴日必同行至僧舍鄭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温公領宫祠范蜀公自許来同過郡為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㗁鶴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吴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葢近世滑稽之雄也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邵氏聞見録曰王荆公草制詞極於醜詆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

禩當之内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後元祐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葢不待年七十九而復来豈云得禮卒不起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来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吕獻可吕誨已見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

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歩非秖憚跋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韙之

范蜀公與司馬温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黒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盡歡少間必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蘓子瞻時在黄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黄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蘓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為之序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損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黃山谷小山集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

經籍考曰小山集晏幾道叔原撰其辭在名勝間可追逍花間高處或過之

晁伯宇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荅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載之字伯宇黃魯直嘗薦之於蘇子瞻云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遊多長者後坎壈終身卒官封丘丞

二王王寧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樂

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顧為某
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叅禪而雅合禪理死
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
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
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
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
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
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

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令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亟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李伯時善畫馬鄧椿畫繼曰李公麟字伯時舒城大族家世業儒公麟以文學有名於時陸佃

薦為中書省刪定官董敦逸薛檢法御史臺學佛悟道
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平日博求鍾鼎古器圭璧寶
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
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羣舉皆過人也法秀師譏之
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為之耶
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
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
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
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
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服師之善誘

法秀師嘗語黄魯直曰公作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摇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捫虱新話曰黄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温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

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狥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蕪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東都事畧曰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內所以弱內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舜民慷慨善論事自號浮休居士

劉資政為太常少卿時靖康用兵軍需困乏劉檢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為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柰何以為戰士衣劉嘿然

蔡元長既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再相葉左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

此人宜在君側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為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事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閲佛書人命難得安可殺况國有常刑方勺泊宅編曰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任館陶尉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

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别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汝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荃翁貴耳集曰趙介菴名彦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為盛事時楊彦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

書為謝且固辭焉彥瞻荅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為彥瞻有以發之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荅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館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既而宗族姻友與客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茹恥含愧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

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為然則是扁之揭可無愧矣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楊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

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金史曰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定州兵馬使伯雄登皇統進士海陵一見深加器重海陵執政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不往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篡立鋭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静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邉戍前日之對豈指是為非静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静者乃不擾之耳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

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元明善已見　元史曰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伋黄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生集三歲即知讀書伋挈家趨嶺外無書冊可

携揚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蘓文輒成誦文仲以春秋名家族弟棟明性理之學揚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董士選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至京師益自充廣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累官

奎章閣大學士　元史曰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幼從文炳居兵間書治武事夜讀書不輟静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伋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禄起之還南行臺招伋子集與俱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於時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

許白雲許謙已見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醤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三日

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元史曰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溪人幼敏睿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世祖時天變異常上遣鄂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莫敢語及時政先是丞相僧格遣實都王濟理算天下錢糧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者相屬趙承旨趙孟頫已見與鄂爾根薩里善勸令奏帝赦天

下晝與䝠除庶幾天變可弭鄂爾根薩里入奏如承旨言上從之詔草已具僧格大怒謂非上意承旨語僧格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民始獲蘇

順帝嘗於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庫庫已見

語林卷十九